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六

厚風俗

雍正元年癸卯二月癸亥

上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善使人人知彝倫天則之為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廷每遇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係鉅典邇來

直省大吏往往視爲具文並未廣咨遠訪祗憑郡縣監司申詳即爲題請建坊而山邨僻壤貧寒耕織之人或菽水養親天性篤孝或栢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鄰嗟歎爲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銷沉者何可勝數爾部即行傳諭督撫學政飭後務令各屬加意搜羅虛公核詢確具本人鄉評實蹟題請旌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爲沮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爲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

心彰善至意

八月己酉

上諭各省鹽政官員國家欲安黎庶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莫要於崇節儉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財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驕奢也孟子亦曰食時用禮菽粟足而民無不仁朕臨御以來躬行節儉欲使海內之民皆敦本尚實庶康阜登而風俗醇夫節儉之風貴行於閭里而奢靡之習莫甚於商人朕聞各省鹽商

內實空虛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宇窮極華靡
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妓樂恒舞酣歌宴
會嬉遊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爲泥沙甚至
悍僕豪奴服食起居同於仕宦越禮犯分罔
知自檢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處鹽商皆然
而淮揚爲尤甚使愚民尤而效之其弊可勝
言哉爾等既司鹽政宜約束商人嚴行禁止
出示曉諭諄切勸誡使其痛自改悔庶循理
安分不至蹈僭越之愆而省一日之靡費即

可以裕數日之國課且使小民皆知警惕敦尚儉約於民生亦有裨益庶不負朕維風振俗之意若仍前奢侈不知悛改或經朕訪聞或被督撫參劾商人必從重究治爾等亦不能辭徇縱之咎

九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人臣膺命効職果能實心愛民清白自矢則官去民思甘棠詠有愈久而不能忘者從古有之若今之生祠書院不知

始自何人自督撫提鎮以及監司守令所在
多有究其實不過該員在任之時或係屬員
獻媚或係地方紳士逢迎甚至有出入公門
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合假公派費占地興
工以致園囿亭臺窮極華麗勞民傷財一無
顧惜營造之後或爲宴會遊玩之場或本官
竟據爲產業果係官去民思不忘遺愛特爲
興建者甚少此事向曾禁止而踵弊如故應
加嚴飭嗣後如有仍造生祠書院或經告發

或被糾叅即將本官及爲首之人嚴加議處其現在之生祠書院如實係名宦去任之後百姓追思蓋造者准其存留其餘俱著地方官查明一槩改爲别用或爲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如此則以無用爲有用惜民財力杜絶虚浮於地方風俗大有裨益

雍正二年甲辰四月戊申

上諭八旗官員等朕以八旗滿洲等生計時廑於懷其縱肆奢靡歌場戲館飲酒賭博等事

屢經降旨訓誡卽諸臣條奏所請應行禁止之處亦已施行凡朕所降諭旨及各項禁約務將歷年利弊詳加剖晰明白書寫每旗每佐領各須一張嚴示衆人各都統亦宜時加訓誡謂主上屢念八旗滿洲等生計種種恩施不一而足各宜安分遵守儉樸之道力改奢靡凡賭博縱飲遨遊園館等事洗滌惡習以副主上訓諭仁愛至意儻不實心感戴不學爲善不遵法度則一生徒自暴棄不但終

身卑賤且無益於生計雖主上疊布恩施何益之有主上頻勞心慮諄諄訓飭爾等誠宜省悟日夜仰戴遵行儉樸之道凡清語騎射當差行走操演技藝嫺習禮儀等事皆當盡心努力學之或有不改前愆不遵法度之人一經查出務必從重治罪以警衆人併將此語書寫不時傳示始爲有益不然但於朕降旨時暫申禁令久而遂輟亦何益哉將此傳諭八旗都統知之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乙卯

上諭九卿等節行爲風化之首故旌揚盛典歷代崇之朕即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爲務恩詔中敕令旌表節義嗣又頒發諭旨至再至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採訪每見直省舉報節行俱係民閒婦女而營伍中人絕少豈旌典例由生員具呈教官具結與兵丁聲氣渺不相通無由舉報耶嗣後必使兵民一體凡營伍中節行貞烈之婦女盡得舉報

不致冒濫亦不致隱漏以副朕廣勵風節至意

四月庚辰

上諭盛京將軍等邇來盛京諸事廢弛風俗日流日下朕前祭

陵時見盛京城內酒肆幾及千家平素但以演戲飲酒爲事稍有能幹者俱於人參內謀利官員等亦不以公務爲事衙門內行走者甚少其聚會往來不過彼此相請食祭肉嬉戲

而已司官竟有終年不一至衙門者堂官亦置若罔聞坐臺之人看守邊口俱係關東人伊等雖有押送罪人之差而當兵者全無當兵之實為官者亦無為官之道朕深知此等陋習雖降諭旨數次竟不悛改因將將軍大臣內不及者革退另簡爾等補授爾等雖係新任但能留心細訪即便知之應將盛京陋習極力整飭令其悛改復還滿洲舊日儉樸風俗勤學騎射武藝若有惡亂之人即加重

處以儆其餘將軍大臣其欽遵朕旨與下屬
官員同心協力各自黽勉力改從前陋習再
盛京地方乃本朝創業之地關係甚重爾等
將聚集惡亂之人不時稽查應逐去者作速
逐出境外大臣等若仍相推諉不實心効力
朕訪聞治罪之時勿復怨悔
雍正四年丙午十月己巳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往往
以強陵弱勢力相加而謹樸良民常被欺壓

因而相習於强悍之風不知悛改俗不淳厚或由於此朕勵精圖治欲四海之廣道德一而風俗同況輦轂之下首善之區尤當整飭化導以爲萬邦之式今欲將滿漢漢軍御史各差二員令其巡查直隸八府地方凡旗下告退官員及在屯之莊頭內監之族戚與在籍之鄉紳衿監儻有不安本分陵虐良民不畏官吏恣行暴悍者或卽行懲治或具本条奏其地方命盜案件亦聽其查訪務使豪强

欽跡良善安居以副朕移風易俗之至意其
如何遣官分巡之處爾等定議具奏
辛未
上諭戶部朕覽所奏恩詔內賞給老人一項直
隸各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
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其仕宦
紳士商賈僧道皆不入此數內洪範以壽居
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爲古稀誠以壽爲
難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至於如此

皆由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
養生息凡山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沭浴
鴻慈涵濡大化太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
耄耋龎眉皓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
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加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
之享高年介眉壽者更不知如何之衆矣此
等老人躬際昌期年登上壽大抵皆居心忠

厚力行善事之人即或有一二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暮齒能自悔悟蓋一念修省即荷

上天福祐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而本人又能修善以祗承之非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覩太平之盛事當歡欣鼓舞謹身修德以迓

天庥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族黨之間相親相愛無詐無欺革薄從忠循分守法盡除乖戾之氣爲國家淳

樸善良之民則
天地佑善錫福長享遐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游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尚奢侈毋競紛華毋任意糜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天下宮禁之中尚多方撙節愛養以爲加惠元元之本爾等小民

安可忽物力之艱難乎誠能體朕諄諄訓諭
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
財用則家室裕人心和樂風俗醇美同爲壽
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朕蓋有厚望焉
十一月癸丑
上諭內閣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
主僕之分家主所以約束奴僕者雖或嚴切
亦無不相安爲固然及至見漢人陵替之俗
彼此相形而不肖奴僕遂生觖望雖約束之

道無加於疇昔而向之相安者遂覺爲難堪矣乃至一二滿洲大臣漸染漢人之俗亦有寬縱其下漸就陵替者此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不可不加整飭夫主僕之分一定則終身不能更易在本身及妻子仰其衣食賴其生養固宜有不忍背負之心而且世世子孫長遠服役亦當有不敢縱肆之念今漢人之奴僕乃有傲慢頑梗不遵約束加以訶責則輕去其主種種敝俗朕所洞悉嗣後漢人奴

僕如有頑傲不遵約束或背主逃匿或私行
訕謗被伊主覺察者應作何懲治與滿洲待
奴僕之法作何畫一之處著滿洲大學士九
卿詳悉定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正月癸巳

上諭八旗官員兵丁等滿洲風俗原以淳樸儉
約爲尚今漸染漢人習俗互相倣傚以致諸
凡用度皆涉侈靡不識撙節之道因酌定品
次以禁服色勒限一年令其各按品次著用

諭旨甚明此特軫念八旗滿洲官兵如同保
赤闗係尤切故曲爲籌畫或有無知之徒於
已禁之後新製衣服誑稱禁前所製若如此
則終無底止時矣人之尊榮不在衣服惟在
各人行止蓋富足之人少而貧乏之人多旣
已貧乏之而强相倣傚則生計愈窘爾等與其
爲衣服拮据倣傚豈若安守本分砥礪於技
藝品行如果能奮勉得至官員大僚卽可服
用矣凡官員兵丁所恃以謀生者惟在俸餉

且各有應當之差若因製一衣服即耗費數月之錢糧其日用尚能饒裕乎夫儉約爲持家根本不能節省於衣服等項焉能有益於生理若能謹遵朕諭儉約自持不事奢靡濫用馴至比戶充盈方感戴朕教養之深恩也著交與八旗該管處再行曉諭務使咸知朕心各圖儉約以副朕軫恤優待旗人之至意

四月己亥

上諭管理旗務諸王及滿洲文武大臣等自古

人生以節儉為本蓋節儉則不至於困窮糜費則必至於凍餒此理所必然者也本朝滿洲素性淳樸凡遇出兵行圍俱係自備並無違誤而生計各足近來滿洲等不善謀生惟恃錢糧度日不知節儉妄事奢靡朕屢曾降旨諄諄訓諭但兵丁等相染成風仍未改其靡費之習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賣房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

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
肉恣用無餘以致闔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
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並不悔悟
所以致此困窮者乃以美食鮮衣之故也今
漢人謀生尚知節儉殷實之家每日肉食者
甚少其貧乏之人孳孳謀食僅堪餬口若滿
洲等果能節儉將每月所得錢糧少使存餘
則日久習成生計自裕產業可立矣或有不
肖之輩不守本分妄行靡費既至貧乏惟希

恩賞從前
皇考軫念兵丁効力行間致有債負曾發帑金五百四十一萬五千餘兩一家獲賞俱至數百如此厚賚未聞兵丁等置有產業生計滋益者悉由妄用於衣食徒令貿易之人得利一二年間蕩然無餘心愈奢侈而生計較前反加窘乏其後又發帑金六百五十五萬四千餘兩賞賜兵丁人等亦如從前立時費盡
朕自即位以來除特行賞賜外賞給兵丁一

月錢糧者數次每次所賞需銀三十五六萬兩此銀一入兵丁之手亦不過妄用於飲食不及十日悉爲烏有亦何裨益且庫帑俱係
國家之正項天下百姓之脂膏豈可無故濫行賞賚以累百萬之帑項徒供伊等數日口腹之費乎若不將惡習改除朕即有施恩之意亦不可舉行兵丁等果將朕訓諭之意曉然明晰實心遵行痛改妄行靡費之習朕加
恩賞賜衆亦可得永遠均霑至生計各遂之

時始知朕所以愛養滿洲之恩爲至深且切也王大臣等亦宜各從儉約以爲下人之表率行之既久自可挽此惡習滿洲乃國家根本朕知之既深豈有不教之理朕自即位以來衆人有論朕爲太嚴者斯亦由朕欲衆人痛改惡習進於善良止其奢靡使知儉約凡朕意慮所及之處悉申禁令而不肖匪類不得肆行其意或妄加議論如朕曾有禁止酗酒禁止賭博赴園館鬭鷄及鵪鶉蟋蟀僱人

當差放印子銀兩典錢糧米石用黃銅器皿等諭旨毋爲兵丁等身家計也如此訓誨不已衆人咸應體朕苦衷且此等訓誡咸係皇考從前禁止之事並非創始於朕但當時之臣工未能實心奉行是以一應惡習未得盡改今王大臣官員內仰體朕旨加意奉行者不過十居其五大半未愜朕懷而無知之人遂論以爲過嚴如欲使若輩稱爲寬仁之主何難之有但不加約束任其種種靡費則不

但坐視滿洲等漸流至於不得衣食毫無顏
面即以國家全力養贍伊等亦且不能給足
朕意實有所不忍勢亦必不可也爾等其仰
副朕意各將所屬官兵及閒散人等剖晰情
理不時詳加訓誡

五月己未

上諭內閣前織造等衙門貢獻物件所進御用
繡線黃龍袍曾至九件之多又燈幃之上有
加以綵繡爲飾者朕心深爲不悅即降旨誡

諭近因端陽令節外閒所進香囊宮扇中有裝飾華麗雕刻精工者此皆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而不取也向來外省諸臣凡有進獻方物朕每頒賜諸王內外大臣如黃龍繡緞之類既不可以頒賜不過收貯於宮中耳其餘華燦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尚覺不安若賜諸王大臣在伊等亦覺非分豈非費於無益之地乎況朕素性實不喜華靡一切器具惟以雅潔適用爲貴此朕撙節愛惜之心

本出自然竝非勉強數十年如一日者凡外
臣進獻惟應量加工價少異於市肆之物卽
可見恭敬之忱何必過於工巧人情喜新好
異無所底止見一美麗式樣初則競相慕傚
後必出奇鬬勝此雕文纂組古人所以斥爲
奇衺豈可導使爲之而不防其漸乎蓋治天
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
崇儉而去奢若諸臣以奢爲尚又何以訓民
儉乎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爲最貴凡士

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爲天下之本務
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於器用服玩爭尚華
巧必將多用工匠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則
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見工匠之利
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爲工羣趨爲工則物之
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
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
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趨重利故逐末易
而務本難苟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

願而勢有所難行惟在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為貴崇尚樸實不為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為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為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至於士人所業在乎讀書明理以為世用故居四民之首然父兄之教子弟亦當觀其才質如何若果穎悟醇謹可望有成則當使之就學而為士若愚濁中下之資讀書難通即當早令改業使盡力於南畝誠恐讀書不成而又麤

識數字曠廢閒遊必致非分妄爲越禮犯法
是浮慕讀書之名而不得其道其傷農而害
本者爲尤甚也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
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
民黜奢賤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
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之樂矣朕自身體力
行爲天下先諸王內外大臣文武官弁與鄉
紳富戶當深體朕心欽遵朕諭期共勉之

十一月庚辰

上諭內閣向來常有演習拳棒之人自號教師召誘徒衆鼓惑愚民此等多係游手好閒不務本業之流而强悍少年從之學習廢弛營生之道羣居終日尙氣角勝以致賭博酗酒打降之類往往由此而起甚且有以行教爲名勾引刼盜竊賊擾累地方者若言民閒學習拳棒可以防身禦侮不知人果謹遵國法爲善良尙廉耻則盜賊之風盡息而鬬訟之累自消又何須拳棒以防身乎若使實有膂

力勇健過人何不學習弓馬或就武科考試或投營伍食糧爲國家効力以圖榮身上進豈可私行教習誘惑小民耶著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將拳棒一事嚴行禁止如有仍前自號教師及投師學習者卽行拏究庶游手浮蕩之徒知所儆懼好勇鬬狠之習不致漸染而民俗可歸於謹厚矣

雍正七年己酉三月戊申

上諭內閣直省各處富戶其爲士民而殷實者

或由於祖父之積累或由於己身之經營操持儉約然後能致此饒裕此乃國家之良民也其爲鄉紳而有餘者非由於先世之遺畱卽由於己身之俸祿制節謹度始能成其家計此乃國家之良吏也是以紳衿士庶中家道之殷實者實爲國家之所愛養保護則本身安可不思孳孳爲善以永保其身家乎夫保家之道奢侈糜費固非所以善守而慳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

有曰孝友睦婣任卹可知公財行惠任卹之義與孝友而竝重也蓋凡窮乏之人既游閒破耗自困其生又不知己過轉懷忌於溫飽之家若富戶復以慳吝刻薄爲心朘削侵牟與小民爭利在年穀順成之時固可相安一遇歉荒貧民肆行搶奪先衆人而受其害者皆爲富不仁之家也逮富家被害之後官法究擬必將搶奪之窮民置之重典是富戶以歛財而傾其家貧民以貪利而喪其命豈非

兩失之道大可憫惻者乎朕爲此勸導各富戶等平時當以體恤貧民爲念凡鄰里佃戶中之窮乏者或遇年穀歉收或值靑黃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視其困苦而不爲之援手如此則居常能緩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忮求之念旣息親睦之心必篤豈非富戶保家之善道乎從來家國一理若富戶能自保其身家貧民知共衛夫富戶一鄉如此則一鄉永靖一邑如此則一邑長寧是富戶

之自保其家猶富戸之宣力於國也況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種福果於天地之間子孫必
長享豐厚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將朕此旨
通行該屬之鄉紳士民人等共知之

六月丁丑

上諭內閣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所深惡若
賭博之人又不止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蕩
廢家貲品行日卽於卑汚心術日趨於貪詐
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

奴鬬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爲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也凡爲不善之事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微利於一時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得明日卽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於盡此人所共知者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迷而不悟數年以來屢次降旨嚴禁而此風尚未止息者以尚有製造賭具之人而有司之禁約未盡力也百

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爲
而乃違禁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
罪尚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
兄爲之子弟在旁見而傚之家主爲之奴僕
在旁見而傚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
而不以爲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
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則日積
月累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也
凡地方大吏有司均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

悠悠忽忽視為泛常安辭溺職之咎今特定
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後拏獲賭
博之人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具
之家果審明確有證據出於某縣將該縣知
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
等官各降一級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賭具之
家而該縣能緝拏懲治者知縣著加二級知
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著紀錄二次將
此勸懲之法永著為例於雍正庚戌年為始

著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邨及遠陬僻壤咸各聞知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壬午

上諭內閣從來左道妖言如讖緯圖記禨祥禍福之屬皆足以惑世誣民爲人心風俗之大患自古帝王皆深惡而嚴禁之苟有犯者必置重典雖赦不宥所以爲世道民風計者至深遠也朕觀陝西之人秉性直戇凡好爲誕妄之說者多至此省搖惑人心年來屢有其

事已降旨切加訓誡矣觀滿洲漢軍人等亦每易爲此等邪說所惑昨總督范時繹又於江南人家查出違禁圖讖之書是草野之間妖言惑衆之風未嘗止息地方官員儻不能化導禁約轉從而崇信之是竟以身爲庶民之倡又何怪閭閻無知之人沉溺其中而不知覺悟耶凡造爲災異禍福之說者其言不驗則爲害尚小儻天時氣數偶與其言相合一二則信者愈衆而爲害愈大甚至心懷不

執之徒借此妖言妄興兵革荼毒生靈不可
不防其漸也滿洲八旗大臣弁兵等皆國家
干城腹心之寄況我滿洲忠義之氣技勇之
才實爲人所莫及果能安分循理盡忠孝之
道無邪僻之行自然上邀
天地之恩永受國家之澤書曰惠迪吉從逆凶
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等
但當於己身求之爲善必獲善報爲惡必獲
惡報所謂如影隨形也柰何舍可以獲福之

正理而信從姦民無稽之言被其牽累輕則罹於刑罰重則喪及身家不亦可憫之甚乎大凡爲欺人惑衆之說者皆市井凶頑無賴之輩或胸懷不軌冀以搖動人心或貧困無依欲以騙取財物爾等試思之天下焉有修道前知之人不遯跡於清淨寥廓之鄉而奔走紅塵與世俗相徵逐者乎凡我滿洲漢軍官弁兵丁等世受國恩共矢尊君親上之素志豈肯聽姦人無妄之言而遂爲其所搖動

但恐漸染日久有邪說在其意中而遇有委
用使令之時或稍存疑貳之念則所關匪細
故不得不訓誨開導之於平時使之恍然醒
悟也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八旗及各處駐防
弁兵等共知之

雍正十二年甲寅五月壬辰

上諭八旗都統等向來八旗官員遇有吉凶之
事競尚繁華恣意糜費以致兵民效尤罔知
撙節大有累於生計朕屢降訓諭幷令九卿

等按其品級分別等次酌定規條頒行已久伊等自當體朕教養之苦心各循分位謹守章程以爲仰事俯育之道乃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習以誇多鬭靡相尚者不知聖人教人以生養死葬合禮爲孝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朕之教人亦卽此意如父母之祭葬必以耗財爲孝獨不思蕩費家產以致不能顧恤品行辱及先人其不孝也更爲何如子女之婚嫁必以厚資爲

慈獨不思無所貽謀以致不能養育子孫饑
寒困苦其不慈也更爲何如況越禮踰分之
事但覺可耻更有何榮朕之提撕警覺已至
再三而庸愚之人尚未醒悟今特再行宣諭
該都統等務須諄切化導並不時稽察俾八
旗人等遵照所頒定例實力奉行毋得陽奉
陰違負朕崇儉黜奢維風訓俗之至意

十一月壬午

上諭內閣朕聞閩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

鬬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强盛欺壓單寒偶因小故動輒糾黨械鬬釀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復逃匿抗拒目無國憲兩郡之劣習相同而所屬之平和南勝一帶爲尤甚朕思上天陰騭下民與以至善之性故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五方風氣不齊而本然之性則有善而無惡漳泉之民亦未有天秉獨異者其所以不善之故則因俗尚囂陵漸成積習耳聞目見皆剽悍桀驁之風

而無禮讓遜順之氣遂令本然至善之性陷溺而不自知也其中卽有善良之人亦不過自潔其身實難以數人之力挽風俗之澆漓朕自臨御以來屢頒諭旨訓廸內外黎庶詳明諄切至再至三自通都大邑至僻壤遐陬咸使之家喻戶曉而各省民風漸能奉法循理不敢蕩檢踰閑且如最難化者莫過苗蠻猺獞之人近亦頗知革面革心有欣欣向化之意豈漳泉內地之民轉不如苗衆等之悔

過遷善革薄從忠而甘於自暴自棄陷身法網乎朕心深爲不忍特降諭旨切加訓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善惡感召之機捷於影響作姦犯科之人既爲王法所不宥必爲天理所難容禍福利害之間判然兩途則爾等亦何所憚而不爲善何所利而爲不善乎大抵居鄉之道親睦爲要保身之道循分爲先毋以强陵弱毋以

富欺貧毋以智侮愚毋以衆逼寡毋爲行險
僥倖之事毋爲干名犯義之行父老子弟聯
爲一體鄰里鄉黨視若一家相友相助息訟
息爭使朝廷旌爲義鄉有司表爲仁里身名
俱泰刑罰不加天下樂利之事安適之境無
過於此況閩省文風頗優武途更盛而漳泉
二府人材又在他郡之上歷來爲國家宣猷
効力者實不乏人獨有風俗强悍一節爲天
下所共知亦爲天下所共鄙何不翻然醒悟

共相勉勵而成禮義仁讓之鄉乎著該督撫
仰體朕心時加訓誡更立勸懲之法實力奉
行務俾俗易風移以副朕一道同風之至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六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七

治河附水利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前年因黃河衝決

皇考特遣牛鈕齊蘇勒等堵築修理堤工一切完竣交與楊宗義乃楊宗義不能時時加謹防守致修築之處又復衝決經九卿議將楊宗義革職拿交刑部從重治罪

皇考從寬恕免將一切河工令其効力贖罪今
被衝決之堤工俱已合龍仍著楊宗義加謹
防守不時修築春日冰融之先務期預爲防
守堅固斷不可似從前疎忽又致衝決果能
加謹防護卽可贖其前愆如將已完堤工再
致衝決朕必重治其罪

五月戊戌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山東
巡撫黃炳歷年漕船遲滯皆由運河淺阻運

河之水全賴山東諸湖蓄水以資灌注近歲諸湖漸就淤積附近居民或侵占耕種以致水少不能引以濟運今宜乘夏秋雨水之時預爲蓄水之計爾諸臣應各畱心相度凡沿河近地已經成田者不必追究其未經耕種者當湖水稍落速宜嚴禁不可仍令侵占至諸湖隄防務須修築堅固引河閘座務須啓閉得宜則湖水深廣運道流通將來漕艘更無阻滯之虞矣

七月甲午

上諭工部沿河州縣向有額設河夫自百名至數十名不等興工則併力濬築工停則分遣巡防損者隨補塌者隨培修搶擁護俱係熟諳夫役故雖偶有衝决不能爲患近聞管夫河官侵蝕河夫工食每處僅存夫頭數名遇有工役臨時僱募鄉民充數塞責以致修築不能堅固損壞不能隄防冒銷誤工莫此爲甚嗣後著總河及近河各省巡撫嚴飭河道

不時稽查按冊覈實禁絶虛冒儻有仍前侵
蝕貽誤河防者卽行指名題參
雍正二年甲辰閏四月己亥
上諭兩江總督查弼納署江蘇巡撫何天培河
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等京口一
帶運河爲南北漕運咽喉歷年以來挑濬淤
淺皆係丹徒丹陽兩縣百姓派辦工役物料
俱出民間殊屬偏累此運河乃杭嘉湖蘇松
常六郡共濟之河而獨累兩邑之民其何以

堪朕深爲軫念今後須確估每年經費悉心
會商或令地方官支用地丁錢糧或令河員
專司其事於河帑內動支開銷無致累民更
聞六郡向有協濟之例抑或共襄工費以濟
運道爾等確議奏聞以副朕愛惜黎元至意

雍正三年乙巳七月乙卯

上命內閣學士何國宗等閱視河道
諭曰運河關係重大言者皆似近理而議論多
有不同今蔣廷錫條奏款項爾等前往詳加

閱看凡泉源湖身與各水源流地方形勢務須身到測看方得確準定議不可苟且草率意為揣度以致後日勢不可行河道總督凡黃河所經皆其管轄豈能處處親到即河屬官員偶有所見亦未敢輕易舉行爾等將儀器輿圖一併帶去再有算法館行走明白測量人員著何國宗指名舉奏二人帶去詳加測量或蔣廷錫條奏款項之外有關係運道應查看修理之處亦逐一審視會同該督撫

詳議具奏務期一勞永逸爾等於八月二十日起身乘驛前去儻遇無驛遞之處爾等輕騎減從該撫照料前往總河齊蘇勒現在堵築黃河決口爾等此去先看漳河衛河後到濟寧則總河堤工事完便可會同閱看儻該督撫有緊要事務爾等或稍候數日或躬往就之勿致貽悞地方

丁巳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等今歲立夏以來雨水

過多朕念黃淮伏秋兩汛必然水勢浩瀚甚
以爲憂所以從前批發嵇曾筠奏摺有無日
不神馳淮黃兩岸之語今據田文鏡奏稱儀
封縣南岸大寨蘭陽縣北岸板廠後兩處衝
開決口各十餘丈朕反躬惕厲夙夜不安其
衝決堤工可星速會同副總河嵇曾筠督率
各屬河員併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其一帶
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爲之防至被災
人民著速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恤者即動

正項錢糧賑恤衝沒田地詳加估勘應豁免
者題請豁免朕從前曾命將河屬官員分別
議敘今儀封蘭陽既被衝決其疎防官吏例
應𠫭處今止停其議敘不必𠫭處并從寬免
其賠修

十二月己丑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宿遷以下因黃河決口
尚未堵成黃河大溜不能暢直通流至有淤
淺一二處水勢急溜河身復多沙礫該地方

官槩不實心料理以致回空漕船至此不無
阻滯儻冬底春初決口尚未合龍河溜不歸
故道宿遷運河一二淺處明年重運漕船定
多梗阻干係甚大該總河當嚴飭河員上緊
堵築必於桃汛之前將宿遷決口修築堅固
其淤淺處加工挑濬則來歲糧艘重運方無
遲悞之患

雍正四年丙午七月甲辰

上諭九卿據奉使閱河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條

奏河道事宜河南小丹河一件何國宗等與田文鏡嵇曾筠兩議具奏何國宗等乃一己之見田文鏡嵇曾筠身在地方所見必確著照田文鏡嵇曾筠所議行其山東疏濬泉源一件何國宗等議設管泉通判一員甚是著照所請行山東挑濬馬頰徒駭二河前經陳世倌差委道員徐德傲辦理此處工程緊要徐德傲不稱此任著御史尤清王之錡各管一處聽陳世倌調度不得自立意見其高家

堰加修堤工關係緊要若於歲修案內逐漸
增修恐致遲緩著照何國宗等所議即動正
項錢糧作速估計興修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月壬申

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等據奏報秋汎情形年
來河水甚大在工人員甚屬効力應分別等
次報部議敘以示嘉獎夫獎勞賞功乃國家
激勸臣工之大典亦上司鼓舞屬員之要務
必須秉公持平方足以服衆心而收實效此

次舉報河工人員務秉公心勿徇情面以副
朕加恩河員之至意
雍正五年丁未十二月戊申
上諭工部向來漢軍得補河員凡經手一切工程修築既不完固防守復多疎虞上下通同侵欺浮冒虛糜國帑甚至冀幸堤工之衝決以遂其侵那開銷之私計種種弊端朕所洞悉今總河齊蘇勒悉心釐剔一應工程整頓料理俱有成效凡屬河員亟宜洗心滌慮痛

改前非各自奮勉蓋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河
官之責任較之他員實爲重大務須悉知利
害殫心竭力若塗飾耳目苟且塞責經該督
題叅定加重處斷不能寬也著將此旨徧諭
河員互相儆戒以副朕廑念運道民生之至
意
雍正六年戊申正月癸丑
上諭內閣從前將江南河兵一千名撥往河南
教習椿埽原議回日裁汰但此兵丁既熟悉

椿埽尚可酌用今詢河道總督齊蘇勒南河仍有需用之處此一千兵丁不必裁汰著仍留營差用河工差遣武弁之處甚多每營止有守備一員管轄亦屬不敷且缺少武職大員著添設叅將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十員令叅將統轄遊擊分管名爲河營

雍正七年己酉二月庚辰

上諭內閣齊蘇勒練達老成深悉河工事務是以授嵇曾筠爲副總河專管北河而令齊蘇

勒兼理南北兩河之事令尹繼善新管河務
朕意欲令其與嵇曾筠分任南北兩河又思
治河之道必合全河形勢通行籌畫方可疏
導安瀾若分令兩員管理恐有推諉掣肘之
處著怡親王大學士等會同署蘇州巡撫王
璣及九卿內本籍江南河南山東之人通曉
河務者詳悉速議具奏

七月辛亥

上諭內閣黃河堤岸乃運道民生所關最爲緊

要年來殫心經理增卑培薄幸堤工堅固共
慶安瀾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汛修防而額
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衝激之區防備
臨險搶護之用至於堤身一年之內風雨淋
漓車馬踐踏漸至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堤
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也朕留心訪察
已久又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知故明總河
潘季馴每歲派夫加高五寸載在河防一覽
即從前河臣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幫丁

四名給以堤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土五寸之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堤工雖千有餘里若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儻置之不議一年剗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所費之多恐有不止於加修之數者况河流漲漫不時難以預料何若逐年增修保固爲未雨綢繆之計也著南北兩河總督尹繼善嵇曾筠悉心商酌具奏至於州縣派夫錮弊久經嚴革而募丁給田之

說亦不可行其每年歲修之費或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兩內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著河臣一併定議具奏

十一月甲戌

上諭內閣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黃水無所壅滯必須保固高家堰堤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遠無虞從前齊蘇

勒雖將石工稍加幫修而朕以爲不若多費帑金於堤工險要之所及單薄之處俱加修石工務令堅固高厚以爲久遠之計前孔毓珣陛見時朕以此諭之伊亦深以爲然可見高堰堤工乃必應加增修理者也著發戸部帑銀一百萬兩交與孔毓珣尹繼善籌畫相度有應豫備物料之處卽於歳內採買早爲豫備再著汪漋對琳張坦麟吳昌祚前往淮上協同河臣等悉心辦理

十二月壬寅

上諭江南河道總督孔毓珣據奏清口引河工程俟明年水汎時相度妥確然後試行猶非探本尋源之策若能使淮強黃弱勢可相敵即不行挑濬亦必暢流無滯不然徒恃此數道引河恐湖水未必能應手濟用也惟速將湖南一帶石工加高增厚一例修砌堅固俾湖水無涓滴漫溢之虞其勢自強自當從清口暢流而出可免淤淺之患矣宜急為斟酌

籌畫毋因愼重錢糧區區小見貽誤河防要務

雍正八年庚戌正月己卯

上諭江南河道總督孔毓珣等據奏修理高堰大工事宜朕不惜百萬帑金以衞民濟運工程當務久遠堅固一勞永逸此外即再增數十萬兩亦不爲多若因省小費致誤大計則所費百萬仍屬虛用也堤工卑矮之區固應增高而單弱之所尤宜加厚可再詳加相度

勘視切勿留存小見凡有卑薄以及傾圮處
所將堤身拆砌務令自頂至底一律堅實期
於永久獲益所需錢糧不必限定此數

丁酉

上諭內閣北運河青龍灣修築減水壩並挑濬
引河工程據怡親王等奏請交與侍郎何國
宗督理監修朕思原任侍郎牛鈕在北運河
管工年久於地方情形甚爲熟練著與何國
宗協同辦理其一應錢糧工程等項令都統

莽鵠立耿化祚副都統佛保副都御史二格
會同何國宗辦理稽查其減水壩金門及所
開引河或應寬二十丈或應寬四十丈及運
河西岸可否另開減水壩並何國宗查議各
條是否妥協有裨河工之處爾等可詳悉詢
問牛鈕會同定議辦理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一月己亥

上諭內閣年來江南河工因總河諸臣經畫有
方調度得宜是以湖河奠定民慶安瀾但河

防關係重大將來河務必得通曉熟練之人
遵循分理斯克繼前功而全河形勢非平日
講求親身閱歷必不能胸有成算洞曉機宜
即修防堵築以及估工查料等事亦非經練
熟諳備悉利弊必不能隨時損益有裨工程
是通曉河務之員不可不預為儲備也著每
年在各部院揀選賢能勤慎司官二員帶領
引見派往南河學習河務酌量委辦估工查
料等事以二年為期出具考語咨回本任如

有操守才具實堪任用者即行保奏留工酌量題補其不堪學習者不必拘定二年於試用數月後即咨回原任另行派員前往學習如此數年後通曉熟練者自不乏員於河工諸務大有裨益矣

雍正十三年乙卯二月辛亥

上諭內閣朕聞河工官員每於裝運工料差役封捉船隻而所差胥役即藉端生事騷擾及至三汎搶工則稱裝運緊急物料百般需索

甚至將重載之客船勒令中途起貨以致商
船聞風藏匿裹足不前查河工裝運物料原
有額設浚船即使搶築之時浚船或不敷用
祇應僱募本地民船協濟運送原不必封捉
客船阻遏商旅著河道總督飭行所屬河員
嚴行查禁

附　水利

雍正元年癸卯九月癸巳總理事務王
大臣等議准浙閩總督覺羅滿保修築

海塘事宜

上諭曰錢鏐時所築塘堤中間雖被冲壊至今尚有存者數年來督撫等所修塘堤俱虛冒錢糧於不當修築處修築以致隨修隨壊又聞赭山有三處海口今一處淤沙壅塞水不通流若濬治疏通使潮汐不致㽞沙壅塞則海寧一帶塘工方可保固言之者雖未必穏知然不可不㽞意抑或地方大臣恐糜費錢糧此等處雖明知而不顧也傳諭該督撫知

之

雍正三年乙巳五月甲寅

上諭內閣江南浙江海塘已差尚書朱軾會同江浙巡撫査勘估議具奏但沿海黎庶全賴堅築海塘捍禦潮汐得以保全生聚事關民瘼朕時刻在念若塘工遲誤則海濱之人未能安居樂業所派効力人員雖經赴工惟恐遷延時日驟難告竣亦未可定著巡撫張楷法海等星速遴委幹員動支司庫錢糧立限

堅築剋期報完務使永保安瀾毋得因循延緩亦不得草率塞責貽誤民生

雍正四年丙午四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去歲畿南被水朕軫念民生除截漕賑濟種種加恩外又特命怡親王等親身前往查勘地理情形以除水患以興水利今一切工程事務雖有分發効力人員但地非素經人非素轄恐有呼應不靈之處必得本處地方官公同實心協辦始克有濟且事

權必欲專一方可奏功凡直隸地方文武官
於水利事務務須與分發効力人員秉公和
衷協助如有漠視推諉及阻撓者俱著怡親
王題參有實力奉公者亦著怡親王保題

七月庚戌

上諭湖廣總督李成龍湖北巡撫鄭任鑰荊州
長江兩岸堤防關係民生最爲緊要蓋因川
湘二江之水滙歸於此易於泛溢聞今年雨
水連綿水勢甚猛陸地之水爲江水所拒不

能減退以致低窪之地禾苗淹沒又聞往年黃灘等處堤岸兩次衝決江陵潛江等州縣田苗被淹甚爲民害長江兩岸州縣雖每年各自興修然地方遼遠少有疎忽則民生重受其累爾等可公同商酌委員踏勘應否作何修築防護之處悉心妥議具奏

雍正五年丁未正月乙卯

上諭內閣地方水利關係民生最爲緊要如江南戸口繁庶宜更加修濬畤其蓄洩以防旱

溇向來屢有條奏之人但未經本省督撫奏
請朕意亦久欲興修以資農務因海塘工程
正在營治且水利事關重大必得實心辦事
之人方有裨益即如目今畿輔水利賴有忠
誠任事之怡親王始可興此大工不然則亦
未敢輕易遽行也我
皇考念切民依周知稼穡康熙四十六年巡省
江浙所至必細驗水土燥濕高下之宜詳考
五穀種植之性

躬親講求將附近太湖及通江湖之處條分縷析特頒諭旨令江浙督撫於蘇松常鎮杭嘉湖地方疏濬河港以資灌溉修建閘座以便啓閉皆動用公帑錢糧不使絲毫出於民力恩至渥也乃當時督撫諸臣不能實心仰體惟以虛文奉行糜費帑金二十餘萬大都飽於官吏之侵漁而無實效深可痛恨朕即位以來事事仰繼

皇考之貽謀永圖民生之遠計本欲俟直隸水

利興修之後令怡親王前往江浙地方相度
情形商酌興修之舉今巡撫陳時夏特行奏
請且稱費用不過十餘萬兩即可成功據陳
時夏陳奏應是地方不可遲緩之事副都統
李淑德昔任江南松江府同知諳習水利事
宜曾經條奏頗爲明晰原任山東巡撫陳世
倌年力精壯現在閒居著李淑德陳世倌會
同巡撫陳時夏總河齊蘇勒總督孔毓珣悉
心踏勘詳加酌議儻河工緊要齊蘇勒不能

親身前往即行商酌定議具奏凡建立閘座
疏濬河流務期盡除淤塞以杜泛溢之虞廣
蓄水泉以收灌溉之益其一應公費俱動用
庫帑支給一切工程交與李淑德陳世倌監
督辦理竝諭吏部將各部現任司員候選司
員及府州縣人員內有具呈願往效力者挑
選十餘人帶往江南不必令出貲財惟令辦
理事務交李淑德陳世倌二人酌量委用
二月癸酉

上諭內閣朕聞陝西鄭渠白渠龍洞向來引涇河之水溉田甚廣因歷年旣久疏濬失宜龍洞與鄭白渠漸至淤塞堤堰坍圮醴泉涇陽等縣水田僅存其名深爲可惜特令該督岳鍾琪詳酌興修今據該督親勘奏稱龍洞急宜挑挖鄭白渠務當疏濬更須修築堤堰建設閘口以俾堅久已於西安布政司備公羨餘銀內先動一千兩委員將龍洞鄭白渠及時挑濬其建閘工料約估銀七千兩請亦於

司庫存貯羨餘銀內動用等語朕惟興修堤堰乃於民生大有裨益之事著動用正項錢糧俟一切工程告竣造報工部查核務期渠道深通堤堰堅固俾農田得以永賴以副朕保惠元元之至意

十二月已亥

上諭內閣吳淞石塘當日勘估時於海潮紆緩之處酌量修築土塘蓋因工程浩大節省錢糧起見但東南財賦之區灌溉田畝保聚室

廬全賴海塘捍衛朕思海勢衝激風濤旋轉
難定土塘經歷年久未免可虞不若一例改
築石塘爲百姓萬年之利著該撫確行勘估
不得惜費省工苟且塞責務須堅固永垂久
遠以副朕經理海疆愛養民命之至意

雍正七年己酉十二月辛亥

上諭內閣據署山東巡撫費金吾等摺奏疏濬
山東濟寧嘉祥等縣及江南沛縣徐州等處
水道使歸宿於海則山東江南二省歷來被

水州縣皆成樂土朕思此項工程既於民生大有裨益則舉行不宜稽遲應先期派出官員前往專司督修之事以便備辦物料早動工程原任侍郎阿克敦前在廣東署事任內尚無貪贓犯法等情今著寬免釋放命往水道工程効力以贖前愆再著原任巡撫陳世倌甘汝來前往與阿克敦同司督修之事一切辦理機宜悉聽田文鏡嵇曾筠孔毓珣尹繼善籌畫調度其工料等費悉動帑金支給

至在工差委人員聽阿克敦等酌量派用有
應從京師帶往之員准其奏請帶往其湖廣
革職糧道王恕著交與阿克敦等帶往辦事
効力

雍正八年庚戌三月庚辰

上諭内閣寧夏地方萬民衣食之源在大清漢
唐三渠水利是以定例每年疏濬修理使水
流暢足民田均沾灌溉自歷年官員疎忽怠
玩以致閘道堤岸損壞衝決日見淺窄而三

渠之中惟唐渠爲尤甚近來其口過低其梢
過高水勢不能逆流而上多誤小民耕種之
期雖每春定有歲修之例然不能以一月之
工程整十數年之荒廢也現今兵部侍郎通
智開濬惠農昌潤二渠於寧夏水利自然明
悉著會同光祿寺卿史在甲即行查議今歲
預備物料明春動工修補務令三渠堅固俾
邊境黎元灌溉有資永享盈寧之慶
雍正十年壬子正月己卯

上諭內閣寧夏爲甘肅要地渠工乃水利攸關
萬姓資生之策莫先於此是以朕特遣大臣
督率官員等開濬惠農昌潤二渠又命修理
大清漢唐三渠以溥萬民之利年來惠昌二
渠及唐渠工程漸次告竣於民田大有裨益
其大清渠漢渠雖未竣工然聞連年加謹堵
疊極力挑濬水澤已可敷用不過湃崖閘座
有應行修理之處可以從容經理非比唐渠
之必應及時速成也目今甘省軍興之際輓

運兵糧正需車輛玆因修理渠工又復僱車
運送物料恐小民承應公事力難兼顧有悞
春耕所當酌量變通以體恤民隱者查寧夏
有專司水利之同知著將未竣之渠工交與
該員照通智史在甲等所料估之處於每歲
春工內分年陸續修理再令寧夏道鄂昌勤
加督率不時稽查務期工程堅固利濟有資
使民田永霑膏澤通智史在甲將各件與鄂
昌交代淸楚卽行回京其在工効力之文武

官弁交與該署督查郎阿訐其在工之久暫訪其奉職之勤惰量其辦事之能否應留陝題補委用者留陝題補委用應咨部請旨者咨部請旨應發回本地者發回本地其現任武弁及兵丁等派撥渠工効力者俱令各歸營汎在工夫役等交與鄂昌將附近者令歸南畝遠來者酌量遣回

雍正十一年癸丑正月庚寅

上諭內閣江南范公堤爲沿海之藩籬鹽場之

保障原係商人捐辦工程聞現在殘缺甚多
急應修築堅固現據兩江總督魏廷珍委員
確勘料估著即一面具題一面乘二三月閒
作速興工使沿海窮民得以傭工餬口但工
程綿遠需大員董理著交與協理河務西柱
即行督率各工悉心查辦

雍正十三年乙卯正月癸酉

上諭内閣朕聞浙江海塘工程現在修理尖山
已堵築三分之一人心甚是踴躍但夫役每

日給工銀三分六釐稍覺不足今當初春之月水淺潮平正趲築工程之候著照引河挑夫例每日加足五分之數又聞從前採運石塊每方給銀八錢九分有零今運送多資人力著每方增銀六分俾夫役等工食寬裕努力修築早告成功以慰朕念

七月丙辰

上諭內閣浙江海塘工程關係民生最為緊要朕宵旰焦勞不惜多費帑金為億萬生靈謀

久遠乂安之計所以告誡在事臣工者已至再至三矣不料經理諸臣各懷私意彼此參差以致乖戾之氣上干

天和有今年六月風浪潰堤之事今雖勉力搶修尚不知能捍禦秋潮否至於建築石塘工程浩大若諸臣陋習不改仍似從前則大工何所倚賴朕再四思維大學士朱軾廉慎持躬昔曾巡撫浙江諳練塘工今雖年逾七旬精神不逮而董率指示似尚能爲朕以此詢

問朱軾自稱情願効力著由水路乘船前往
令該部給與水程勘合並令沿途撥兵護送
伊子朱必堦著隨伊父去朱軾到浙之日稽
察指授總理大綱至一切工程事務仍著隆
昇程元章汪漋張坦麟等照前辦理俱聽朱
軾節制若大臣中有懷私齟齬者著朱軾據
實叅奏朕必嚴加處分若文武官員等有營
私作弊或怠玩因循者朱軾即行糾叅從重
治罪朱軾未到之先所有應辦工程物料著

隆昇程元章等上緊辦理毋得藉口等候欽
差徘徊觀望以致稽遲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二十七